

手绘老成都 民俗

书院正街上 曾经有一个二十七家房客的大宅院

○刘新民 文/图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我生在成都。离现在春熙路不远的地方,有一条叫书院正街的小街,街的中段有一个古宅院(据说曾经是军阀杨森家的宅院),我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们一直生活在那里,直到1991年拆迁。

古旧的院子,一共有三进门,里面才是大院,上下两层全木结构。进入院子,便看见两株大石榴树。一树在院子的西南角,另一树则在东北角。整个宅院大柱头、坡屋顶。大院的右后方有一条小径,走进去左拐再左拐便是后院。后院并不宽敞,但通往后院小径边的墙头,却做得很是讲究雅致。那青色薄砖平着竖着,做成双层,日久墙砖坏了,才知道中间是空的,形成许多小格子。有些老人总爱放一些东西在墙格子中,看起来别有一番味道。院子的主体很是气派。正堂屋坐北朝南,左右各有房四套(两套门朝前院,两套门朝后院)。朝东和朝西的两边为厢房。但两边中间又各有一间堂屋。再左右各有一套厢房,坐南朝北的房屋,西头是全院的一口井。东头是一间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。后院的北边有一排平房,估计是厨房或库房之类的用房。

整个正房的底楼足足有四五米高,裙板全是上好的木料做成。凡是堂屋的门,都是从上到下贯通的。门的上方有许多小格子,上有玻璃,约离地面一米七的高度,全是木料做成。所有厢房的窗,上面至顶也是玻璃格子窗。双扇一对,离地面一米六左右高,有一排约三十公分高、二十公分宽的彩色刻花玻璃格子窗。那彩色玻璃对儿时的我来说,甚是美丽梦幻。每一格的颜色不同,花样不同,十分迷人。再下面才是裙板。全院每间房子的地板与地之间都是隔空的高度,足有三十公分以上。

在院子的西北角有木楼梯婉转上二楼,二楼的房间和底楼一样,结构相连,即上有一间,下也有一间。且朝南的一方,楼道宽得很,显得大气和阔绰。二楼的房子除了正房,后面都多有一间像阁楼一样的小房子。顶是斜坡的。开开后窗,正好看见后院和邻院的屋顶。很好看也很好玩。那是我们这些娃娃安静坐下来看书说话的地方。院子坐南朝北的房子都是单层,地面也不是木地板,估计是原来房主人的佣人们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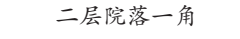
院内的正房子,间间都很宽敞。正堂屋足

足有四五十平米大。东西两侧的小堂屋也有三十平米左右。堂屋的大门,上下都是用的木门斗,工艺做得很好,直到拆迁也没有谁家的门坏过。大小堂屋的门槛很高。记得小时候,是要用双手帮忙用力,才能翻得过。屋内的裙板,从上至下全是清一色的好木板,打扫清洁后,那木料深褐色带着木头的香味。铮亮铮亮的发着光,像新木头一样。

大院内共住了二十七家人,有文化高的也有下苦力的。有热心出面管事儿的,也有终日不见面、不吭声的。有钱多的,也有极贫穷的。各家门一关是自己一家人,但门一开,却像一个大家庭。白天院里家家都是大开着门,关系好的家庭,随进随出。甚至端个碗去别人



院宅平面图



二层院落一角

家的饭桌上夹菜,或是要泡菜,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。也有些家从来吃饭的桌子就摆在宽街沿上或院坝中间,既热闹,又带劲儿,亲切和谐,一大家子吃饭众人参观,外加评论,也极其自然随和。大院内不管哪家有什么大事,红白喜事儿,生了小孩、亲戚来访,大家都会出面相帮相贺。甚至来访的亲戚多住些时日,便成了大家的亲戚啦,亲热得自自然然。如果你家来了客人,家中又无人,你尽管放心。待你回家时,你家客人一定会被这家或那家照顾得好好的,甚至被邻居家留着吃饭,这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至于小娃儿嘛,那更不用担心了。大人未回家,这家喊,那家喊,他正好乐得吃一顿“隔锅香”呢!

个人记忆

感谢成都市当时办了一所成都大学

○秦和平

我1952年出生于成都,中学就读于成都五中(今成都列五中学),1969年1月下乡到仁寿县当了几年知青,后因我母亲退休,我顶替当了小学教师。那所小学就是新半边街一小(后更名为青石桥小学),今该校裁撤,校址成为成都师范附属小学。1977年参加高考,可能考上了,但成绩没有说,猜想因为家庭成分不好,也没有录取。1978年又考一次,也上了,成绩中等偏上,因我是小学教师,当时规定不准离开教育系统。我没有报四川师范大学或其他师范学校,想报农业经济,结果名落孙山。感谢成都市当时办了一所成都大学,我就读了该校中文系历史专业。

我们读书时,成都大学刚刚创办,没有固定的校舍,先在成都十六中食堂边靠街的旧平房上课,一年后迁到成都八中新建平房上

课。我们属于走读性质,半天上课,半天自习。师资力量多是请一些中学老师。就我接触到的成都大学老师而言,个人认为,中文系白敦仁老师,讲学非常好。还有一位老师,讲课有激情、有想法,但就其教学本身来讲,可能有问题,因为教学不能离开教材。这教材可能你不赞同,但必须规规矩矩按教材教学。当时有很多川大老师来成大历史班上课。川大好几位老师教过我,一是冉光荣老师,讲明清史,很有激情。冉老师的课发散面很广,但下来自己一定要查材料。二是李世平老师,搞中国现代史,风度翩翩,各个方面都很好。他是川大李永宪教授的父亲,最先搞隋唐史。当年徐中舒先生最欣赏两个学生,一个是吴天墀先生,另一个就是李世平老师。吴天墀坚持搞西夏史,落魄时曾拉架架车仍在搞学问。第三,蔡

曙先老师,讲世界史。世界史本来发挥余地很小。第四是彭静中老师,讲经文,彭老师可能不善言辞,但让我们阅读了很多书。当年我对先秦史略略有些兴趣,常常翻阅先秦史材料,就与彭老师的教导有关。还有现代史的李安华老师,对我的帮助也很大。成都大学的老师,班主任吴祖六,妈妈式教育,爱护关心学生。说实话,我们班上很多人还很怀念这位老师。我们一个班46个同学,班上同学都是大龄生,我在班上年龄倒数第五。我班同学后来有很多杰出人才,在各行各业也很不错。同班同学现在还时不时地聚一下。

在成都大学我们自由自在地学习,当年条件很艰苦,在我的记忆中,当年成大仿佛没有图书馆,但我们并不以为苦。在三年时间里,我们同学都在四川省图书馆、成都市图书

馆、青羊区图书馆(当时西城区图书馆)读书。我们这批人严格讲,都是川大老师带出来的。好在让我们自由自在,在本职工作中发挥了作用。前些年我出的书,扉页上还专门注明毕业于成都大学。还是成大把我们“收容”了,等于给了你一个机会,给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所以说,关于读书,感谢这个好时代。我们比上一辈幸福得多。如果1978年没有人家成都大学“收容”,我的确很困难,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?也不能做什么!

1982年初,我从成都大学毕业。毕业后分配到天祥寺街中学(地址在今东风大桥旁边望平街,后来成了某楼盘)工作,干了一年多,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读研究生。今年是成都大学建校40周年,作为成大第一届的学生,衷心祝愿母校早日建成“高水平应用型综合大学”!

投稿邮箱:495108797@qq.com 养花互动热线:13608015440

幸福成都 赶花会

— 植物笔记 —

很好奇 土人参的叶子是什么味道

○心岱

傍晚七点过,在阳台上看看天黑前的花儿们,忽然想起昙花盆里长得很茂盛的人参,低头看花,粉红的小花大多都合拢了,只有几朵还开着。开始懵了一下,想着是不是因为没有浇水,因为昙花宜干,没像别的植物天天都必浇水,后来想起来了,土人参一天只开几个小时,天一黑就萎谢了。

土人参有许多名字,我记得的有栉兰、申时花、假人参,还有个煮饭花的名字。煮饭花这个名让我不由得想起胭脂花,记得有别的地方叫胭脂花为煮饭花或

洗澡花。为了申时花这个名字,我还特意去搜申时是啥时候,查到是下午三点到五点。我一般觉得土人参的开花时间是下午四点过到傍晚七点过。花谢后就慢慢地结果,果实挺漂亮的。经常看到土人参枝上既有花又有果。去年土人参长得多的时候,我还剪几枝来插瓶,花时短暂,余下的就看果实了。

第一次在锦绣路街边见到土人参距今也有十几年了,估计是下午看到的,因为正开着花,唯开着花才会吸引我的视线。我摘了一枝仔细看粉红的小花,枝上

还有小果,花长得精致可爱,却不晓得它的名字,回家查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。后来是怎么知道名字的也记不清了。这些年经常夏天在路边看到它。经常路过的玉林北巷,长而窄的老巷,路边就有很多,连墙头上都长着。有个朋友说土人参的叶可以吃,只是不曾看到长了一大片的土人参,它们往往都是零零星星出现在眼前。而且引起注意的时候,每每都是开花时节,叶子这个时候不再引起食欲,觉得老了。

我家阳台上的人参估计是前两

年从街边拔回来种的,想法就是能清楚地知道土人参的开花时间,或许还想吃土人参的嫩叶。开始是种在一个小花盆里的,第二年小花盆没再长出来,却从昙花盆里长出了很多。种子是怎么进去的,不知道。去年开了好多花,我剪来插过瓶,还拔来扔掉很多。夏天一过,土人参枝叶渐渐枯萎,我把枯枝收拾扔掉,昙花盆暂时清静了,今年春天又发出嫩芽来。看介绍说,土人参的根是药,也不可能拔出来看看是否长得真像人参。对根不感兴趣,对叶是什么味道倒是真的很好奇。

— 异域花景 —

切尔西花展背后的硬道理：植物才是园艺的主角儿

○王康

切尔西花展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园艺花展,没有之一。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:园艺花展或者园艺博览会中,展示植物新品种、以植物为主材的园艺展示才是最重要的,而不是以园林小品或者特有的微缩建筑风格、主观地传递着公众已经知道千万遍的地方特色。

切尔西花展有两个部分是精华所在,一是室内植物材料的展示,这里是园艺爱好者的天堂,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花卉育种生产公司或苗圃;二是室外的花园展示,这里集中了大财团们资助下的著名花园设计师的作品,英国的家庭主妇们最喜欢这个部分,因为她们可以从中获得最新的花园设计理念,模仿大师的作品,在折腾中提高自己家中花园的颜值,或者追逐着最新的花园潮流。但不管怎样,植物材料都占据主导地位,每一株植物都是精挑细选,在株型、色彩、花期等方面,甚至气味的上都经过深思熟虑。

如果是简单的花展还好,再差不过就是大卖场,草草收场后,也没有什么后遗症。然而,对比一下国内的园艺博览会,我们不难看到差距所在。虽然说从1999年的昆明园艺博览会开始,如今已经快20年了,国内园艺博览会举办得如火如荼,几乎每年都有,甚至有些年份一年好几个同时举行,让国人眼花缭乱。然而,产生的效果多数是:现场很热闹,会后很凌乱,现在很冷清。有室外场馆留存的博览会,可能都感到会骨鲠在喉,挥之不去,留也不是,不留也不是,仔细数落一下,现在多数都逐渐成为郊野公园,惨淡经营。痛点较多,这里大家自己品味吧!

究其原因,可能把园艺博览会理解成了园林博览会,喧了园林的宾,夺了园艺的主,这个怪圈好像还在不停上演,当设计师对园艺理解不够的时候,显然就会用园林来补缺,往往一个园艺博览会唱主角儿的不是植物,而是园林小品,观众参观过程中最大的乐趣就是竞猜,看看谁能够在不看标识的情况下,猜出某个园子来自哪个国家、哪个省份、哪个城市,其实,考验的是小学或者初中的地理学知识。

虽然园林与园艺紧密相连,密不可分,但是园艺展览或者博览会体现的是园艺水平,不是园林设计大赛,公众可能分不清楚,也没有义务分清楚,但是展览的主办方要有清晰的认识,要考虑长远,要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胸怀。

当然,园艺水平的提高,还需要人民群众的沃土,我们园艺春天的来临可能还需时日,因为我们需要把纱巾大鸟、单反大爷从广场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,才有希望,不是吗?

— 成都四时花讯 —

这个夏日 蜀葵又盛放在成都街巷

○喵喵植物控

炎炎夏日,成都虽有绿荫遮阳,闷热天气下,已少见鲜花摇曳。这个时候,高大鲜艳的棋盘花总会适时出现,这是一种生性强健的高大草本,花朵巨大,花瓣色彩纷呈,有大红的也有粉红的,有白色的也有紫色的,还有单瓣重瓣之分。“向日层层拆,深红间浅红”,棋盘花娇艳而不媚俗,华丽而不招摇。每当见到成都街巷院落中的棋盘花,也总是能激起许多人对童年的回忆。在许多年以前,似乎家家户户都会顺手在自家房前屋后篱笆边种上几棵,棋盘花不必精心照料,也总是能在夏日开出鲜艳华丽的花朵。至少,我儿时的许多关于夏天的回忆,都来自于大院深处围墙边自家花台上,傍晚闻香的紫茉莉花丛中,高高挺拔盛放的棋盘花。

这种成都人俗称“棋盘花”的植物,后来方知它的大名中竟带着巴蜀的“蜀”字,名叫蜀葵。这名字据说也是因为原产于我国四川等西南之地而得名。比如,宋代有一本著名的博物学著作叫《尔雅翼》,里面就这样记载:“今戎葵一名蜀葵,则自蜀来也”。于是,这种植物似乎天然就同四川有了更紧密的联系。这让许多了解这典故的蜀人见到蜀葵时也多了

几分亲切与骄傲,有人还倡议要立它为我们四川的“省花”。

不过,后世亦有多人考证,蜀字并非指巴蜀,而本意是指其高大,比如西汉时称蜀葵为“戎葵”,《尔雅·释草》称它为“蒿”,“蒿,戎葵。”“戎”和“蜀”均有高大的意思,后来有个叫郭璞的做了个注:“今蜀葵也”。反倒是今天,我们随地能见到的蜀葵都是栽培品种,野生的蜀葵在巴山蜀水间却是再也踪迹难寻了,抛开古籍的记录,就连蜀葵的身世也会变得迷离。

只是无论如何,抛去功利风雅,考证去,都表明了我国栽培蜀葵的历史极为悠久,蜀葵因其高大,可达丈许,花多红色,又被唤作“丈红”。蜀葵花期很长,盛花期通常在端午前后,所以它也成了端午节的代表花卉,被誉为“端午花”。据说,明成化年间,有异国使者来华,遇栏前蜀葵却不识,于是题诗道:“花如木槿花相似,叶比芙蓉叶一般。五尺栏杆遮不尽,尚留一半与人看。”虽然有这样一个外国使者能做汉语打油诗却不识蜀葵的故事,蜀葵却实实在在是最早走出中国国门的观赏物种之一。早在15世纪,蜀葵便被引种到了欧洲,并在欧洲官

庭园林中广为栽植,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师提香、印象派大师梵高和莫奈都画过蜀葵的作品。

“昔向燕台见,今来蜀道逢。熏风一相引,艳色几回浓。”蜀葵是一种草本植物,在众多草本植物中,蜀葵如此高大华贵,卓尔不群却又毫不故作俊朗强健。今天,在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,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我们中国的蜀葵在欧洲山野中鲜艳绽放。“锦水饶花艳,岷山叶带青”,作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植物,蜀葵自古便在成都的城市园林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。它的芳香连卓文君和巫山神女也会为之失色,难怪唐人盛赞这蜀葵:“文君惭婉婉,神女让娉婷。”这个夏日,蜀葵又盛放在成都街巷。



盛开的蜀葵花 周小林 摄